

逃之夭夭

桃之二 著



逃之夭夭

桃之_二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逃之夭夭/逃之 11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5387 - 2047 - 2

I. 逃... II. 逃...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8556 号

逃之夭夭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5638648 发行科: 0431 - 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90 千字
印 张	6. 37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桃之11，原名朱珍，最有影响力的新生代女作家之一，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1981年11月生于上海，现居于上海，就职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获第2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之后成为网络风云人物，著名BLOGGER，时尚专栏作家，文化圈名人。

taozhiyaoyao.blogone.net

zuozuotaozhiyaoyao.blogone.net

cul.sina.com.cn/author/taozhi/index.html

www.friendom.com/fay11

即将出版的个人其他作品：短篇小说集《做作》，图文随笔集《博客大王》丛书《生活家桃之11》，(LIFIST MISSTAO)系列——《跟桃之11凹造型》，《跟桃之11哈白相》，《跟桃之11装文艺》。

上

Farewell should be sudden

小时候，确切地说，是没有开始上学之前，我常常听爷爷讲故事。

他说，故事有好几种讲法。

之一：网。

之二：烟红色的蜘蛛在桥中央，哭。

之三、之四……我忘了。

但最后一种讲法我记得很牢，因为它最繁杂，好像永远也讲不完的样子。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

1

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缕烟红慢慢地在窗户上面凝结，就像血，又像一个男人疲倦的目光。

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会在每天下午的同一个时刻望着外面的天空发呆，也许她只是为了看一眼那群从密密麻麻的楼房之间陡然出现的鸽子。在灰土的水泥与烟红的玻璃之间，它们就像在峡谷里面穿行的一群孤魂野鬼，找不到任何的巢穴，也没有食物。直到天空骤然变得黑暗，乔才慢慢地收回了目光，然而在她的耳朵里面始终不停地回荡着那些尖锐的鸽哨的声音，仿佛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唤，又像是一个人的临终时候的呐喊。

那幅油画一直放在那里，靠墙的位置，上面爬满了灰尘。有一天乔在上面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烟红色蜘蛛，于是她在一声尖叫之后就迅速地举起了手里的杂志，狠狠地朝它扔了过去。蜘蛛没有逃脱，它死了，留下了一摊烟红的污渍在画面上。那幅画是乔的自画像，裸露的身体是瘦弱的、正在发育的青春少女，用了偏冷的色调，以及紧张的线条。因为有一天乔从浴室出来的时候，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裸体，感到的不是温暖，而是悲凉，她不知道自己除了身体，还能够于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会留下。”

这句话是陈重说的。当时他正在她的身体里面不停地冲刺，他的眼睛就像一头饥饿的狼看到了世界的末日。她不敢看他，也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因为她害怕他会突然愤怒起来，并且把她一个人扔在房间里面。她需要他，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在阳光下面微笑着的样子。就像第一次在那个落满了灰黄色树叶的小路上面看到他的时候，那会儿她还是一个穿着烟红色衣裙的女孩子。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她要去找的老师。当然，他也不知道这个女孩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

乔的手指不停地抚摸着凹凸不平的画面，那上面的污渍遮住了她娇挺的乳房，似乎要将她的身体掩饰起来。这显然使她感到了一种深刻的羞耻。

2

我有烟瘾了。

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画室的墙是灰土色的，乔不知道他出去的时候墙变做了烟红。

作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想我说的大部分话都是诚实的。我不抽烟，我诚实地告诉了你。无聊的女孩子有时候想要抽烟，让自己看上去风尘一些，让 20 岁的自己提前艳死在 30 岁的自己的怀里。那种感觉是他们要的吧。

可是乔最多也就是幻想着自己跑到月球背面抽烟的姿势。然后，扑腾着，学习那些行为诡异的鸽子，神经质地扭扭脖子。抽烟的时候需要扭脖子，这一点乔固执地认为。至于用哪两个手指来夹烟显得幽雅或落寞，乔是压根不会去关心的。烟的牌子，MILD 7、555、DUNHILL、LIGHT KENT、ROYAL、万宝路、中南海，甚至缅甸土制卷烟，这些他（那个男人）都抽过，但真要让乔带到月球背面去抽的，或许是雪茄。

粗壮的雪茄让青涩的少女看上去突兀。

这是乔最喜欢的感觉——突兀。

因为，他走了。

甚至还来不及看那摊污渍。

性感的依旧低吟着《I'm your man》，此刻听来却显得滑稽。

我真不明白作者先生为什么让蜘蛛死在乳房上，因为我明明看见它是死在烟红的天花板上的。而且，乔的自画像是背面的，也根本看不到乳房。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蜘蛛，大白天的，看到蜘蛛是吉祥的迹象，照理是不该弄死的。但是，你说它死了，你让它死了。

我没必要解释我为什么会出现乔的房间，为什么陈重走后墙壁变成了烟红。这些都是我早就料到的。乔可能就是“我”。

我不觉得乳房一定就是矫挺得如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那样，它们可能分得开开如17世纪法国的贵妇，或者堆得软软如繁忙时段麦当劳的甜筒。

“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缕烟红慢慢地在窗户上面凝结，就像血，又像一个男人疲倦的目光。”

写下故事的第一句话是在他走之后。所以乔才第一次听到了尖锐的鸽哨，生发出痛苦的比喻。那在他走之前是不可能的。之前的每个下午，乔同样会在窗前发呆，可是，那时候的鸽子似乎只是视觉上的鸽子，而没有丝毫的声响。这一次，视觉的鸽子被耳朵里的鸽子撕开，所以你说像临终时候的呐喊。

他走了。

乔结束了那些糟糕的比喻，推开门，走了。

墙壁上突然出现了无数的蜘蛛，烟红色的蜘蛛。

我走了。

3

我一直都在观察着这个懦弱的男人。

即使是在他的新婚之夜。

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忘记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细节。他的新娘在和他一起向那些客人们敬酒之后，用她那块洁白的手帕擦了一下嘴唇，但是上面没有留下太深的口红的痕迹。这是一件蹊跷的事情。当然，我并不认为

这是一个意外。因为这或许是一个预谋，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没有说话的权利。我只能观看，然后把这一切用我的眼睛和大脑记录下来。尽管我是他们两个人的老师，但是除了接受他们一起敬喜酒，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我知道的已经太多。在王安和宋雯结婚之前，我就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传闻，但是我没有向他们证实。

我只是一个老师，我需要做的，是教他们绘画，如何从那些大师的阴影里面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至于他们生活里面的阴影，我知道，我根本无能为力。

有时候，记忆的确是一种折磨，它就像一种疾病一样让我无法摆脱。画家有时候是会不由自主地迷恋病态的。

我能够记起的是宋雯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她的眼睛是清澈的，里面似乎隐藏着去年冬天没有融化的雪。“陈重老师，你的名字过于沉重了。”我看着她没有说话。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回答。

至于王安，他的油画已经开始在一些画廊里面举行小型的展览，并且得到了诸如蔡一达这样著名的批评家的首肯。这的确是难得的，但是我并不为此感到轻松，因为从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了太多的不祥之兆。

4

宋雯开始怀念起那个消失如热带兰花般突兀的乔来。乔推门走了，而且我可以保证，她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就这样告别了。故事里所有看似主要的人物都会挨个消失下去，突然消失。让我不得不怀念起每一个即将告别的灵魂。

至于宋雯呢，她是一个干净到可以和身边每一个男性交往却没有高潮的奇异女子。她是这样的，而且她这样地做了。比这个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男人居然都对此缄口不语，大家似乎已经把宋雯当成圣洁的处女对待。

他们恐惧她。

直觉告诉宋雯，陈重老师是那个可以给她快乐的男人。

一切都在阴郁过后。

还是没想到居然有个男人愿意娶她，就是王安。“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卡夫卡对于狄更斯小说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王安的画作。他仅有的复杂性是他竟然娶了宋雯，除此之外，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值得叙说的理由。

回头来看一眼，对着镜子拨弄皮肤上突起处的就是宋雯了。她有这样的怪癖：只要是身体上突起的地方，包括青春痘、肉痣、脂肪颗

粒、脚底的老茧，还有男人那话儿，她都要了命地想去拨弄，如毒瘾发作，停不下来。这样一个疯狂而鬼魅的女人，是会要了大多数男人的命的。事实上，已经那样了。只要是她认识的男人，除了陈重算半个，其他都被她占有过。最可怜的是那个老头蔡一达，说他是老头或许阴毒了些，他还不到 50 岁。因为王安需要这样一个通道让评论界知道他，而蔡一达又看上了王安女友宋雯的那条“通道”。如此两厢情愿的交易不成也难。有趣的是，王安对此一无所知。

陈重那“半个”，我暂时不说。因为他正盯着我，让我紧张，没法开口。

5

整整两天了，他没有出现。

我不是说他一定要出现我才能继续下去。只是，他走了，给了我一个借口离开。

写小说是恼人的事情，尤其是从来不写故事的人。我真担心在人物还没有纷纷出马前，作者自己先消失了。Farewell should be sudden——多么不吉利的标题，似乎预示了故事最重要的人物——作者——突然退场。

那是在黄昏里挣扎的僵冷。

黄昏里，太阳红得性感，比勃起的时候美丽。尼采在云端，一边反复念着《偶像的黄昏》中的魔咒，一边倾听着《PAGAN POETRY》（异教徒的诗语）。BJORK 叫着 I LOVE HIM, I LOVE HIM, I LOVE HIM……一遍又一遍……SHE LOVES HIM, SHE LOVES HIM, SHE LOVES HIM……眼泪在崩溃边缘。力气没了，还在叫，那是用心在吼叫，那是异教徒的诗语。

hidden place (匿名地)

cocoon (蚕茧)

it's not up to you (不由你做主)

undo (放弃)

pagan poetry (异教徒的诗语)

frosti (僵冷)

aurora (曙光女神)

an echo, a stain (沾上污点的回话)

sun in my mouth (吃掉太阳)

heirloom (祖传物)

harm of will (欲望罪恶)

unison (同音)

整盘 CD 有 55 分 41 秒。

整个乐评文章 1665 个字。

我很抱歉你看到了一切。我无法对你说，什么也不说。

我很抱歉你做了。

看吧，宋雯又开始排泄她过剩的感性或者神经质了。那个走了才两天的男人，不过就是陈重老师。宋雯企图挣扎出故事，反客为主成为创造她的作者的阴谋由上面那些蝌蚪字暴露无疑。我说过这个女人很疯狂，很不安分。她很抱歉我看到了一切，哦，我当然看到了，作为这些卑微的小人物的主人，我允许他们适当撒野，但必须在我的手指间，休想跳出电脑屏幕。

我很清楚宋雯太想絮叨她和陈重那天在画室发生的故事了，男女间的危险关系总被人津津乐道。作为作者，我理解读者你的感受，你想听她说出来，满足自己的偷窥癖好。这一切，本来是可以的。我正打算让她开口，因为陈重已经离开了，不再死盯着宋雯，让她惶恐。

对神秘力量保持敬畏。作为一个人，不要企图知道上帝在干什么。而作为一个小说人物，不要企图插手作者的叙述。她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我只能让她从此消失。

告别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宋雯？

宋雯：“我数1、2、3！”

6

“不要再说了。”她猛然打断了他的话，然后离开了。

蔡一达显然没有料到简妮会突然和自己翻脸，因为在他看来她

一直是温顺的，没有任何抵抗的企图。这是一个意外。他没有追出去，只是慢慢地转过了身，把目光投向窗外的一棵槐树。这棵树的年龄已经很老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在他面前赞叹一番，然后他的脸上就露出了惯常的那种微笑。

但是现在，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相反，树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疤痕让他感到了恐惧。命运这个词语像一道闪电一样突然出现在他的心里。他不是一只鸟或者一条虫子，所以他无法从这棵树上得到任何东西。

他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样离开。他不缺少女人，但还是因此感到了一种愠怒。他的占有欲受到了冲击，尽管他明白，能够占有这个女人的其实很少。因为他从来没有读懂过她。

但是，他相信简妮还会回来找他，因为她需要他。一个女人总是需要一个可以用来崇拜的男人，他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他一直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从她的眼睛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深深的敬畏。正是这种眼神，才让她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也让她最终成了他的女人。

可是，我有什么值得简妮去崇拜的呢？如果说，那时她的羽翼尚未丰满让我侥幸显得神气的话，那现时如此出众的她究竟看中我什么了？我不想再追问下去，我会疯的，我需要她，我是个可怜的男人。我 need 继续自欺下去，我不想那么早知道一切的答案。没有答案，那是最好的。